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一

乾隆十四年正月庚戌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元旦天氣清朗旭日融和羣情欣豫朕心深為嘉悅以此驗之定卜今歲事事暢順所至如願經略大學士傅恒已抵軍營茂迓天庥和輯士衆必能一月三捷迅奏膚功也除夕申刻

接到十二月十八日奏摺籌辦諸務俱周詳妥協

惟時朕已封筆此

皇祖

皇考所貽成憲經歲惟此片刻之間而經略大學士所

奏遴員辦理糧運一事若俟部議行文外省督撫

不知應發若干員迨其咨商往返遷延時日恐至

三月杪經略大學士奏凱時該員尚未必到齊即

交軍機大臣辦理亦須遲待數日是以朕即自行

酌定口授内侍繕寫其中有向經記名者於履歷片中查派並量地方職任之繁簡設員之多寡如各省首府及黔省同知本少者皆未派出河南路不甚遠添派數員已行文各該督撫令於文到三日内馳驛前往庶可及時任事足敷調遣各該員辦理妥協自應照軍功議叙其庸劣者但議處該員此朕所親定與該督撫無涉朕於夜分籌辦如此即封筆後亦未嘗稍閒也至經略大學士所奏

清字一摺及覆奏密諭諸摺岳鍾琪具稟一摺俱未批發俟初二日另頒諭旨以元旦應言吉事期速成功也其傅諭湖廣雲貴河南各督撫諭旨及揀派各員名單著一併抄發鴻鈞運轉氣象更新專聽經畧大學士喜音以為懽慶

辛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傅諭經畧大學士傅恒曰朕閱經畧大學士傅恒屢次奏報番境道路竒險軍行艱

猝朕知經畧大學士乃自請督師之人所奏實不過十得其五然即此而觀則人力之難施大概可見從前訥親張廣泗若將此等情形據實入奏朕必早有裁酌何至勞費若此此固朕上年運度駁雜所致而朦蔽之罪伊二人實已不容於誅矣且如天赦班攔等處羊腸鳥道備極險巇經畧大學士惟躬親跋履乃深悉其難而訥親則肩輿牽挽鞭撲騶卒以為笑樂宜其視若尋常耳但經畧大

學士密奏撲碉終非長策應另為籌辦朕思賊番據險負嵎凡屬要害俱有堅碉撲碉而外更有何計訥親張廣泗之罪實在欺蔽偷安種種乖張至於驅兵撲碉似未可以為非朕前曽密諭欲令索倫兵善登山者潛繞賊碉之後攻其無備惟此一策或尚可用然亦未知果能奏效否况據稱小金川地方處處均有碉樓可見番境築碉自古為然此乃天造地設以為羣酋窟穴即得其地亦不能

盡行毁撤經略大學士昨在小金川暫駐籌辦未知所籌辦者若何又有抵營通盤籌辦妥協然後進取之奏經略大學士意中欲作何籌辦附便詳悉奏聞至稱小金川番人迎接時其恭順不及瓦寺沃日朕思瓦寺沃日與內地切近向化是其本心小金川較遠原屬化外皆係天然界限所以古稱蠻夷荒服以不治治之經畧大學士留兵在彼彈壓想確有所見不專為米糧火藥也此事屢經

貽誤從前馬良柱連有克捷若益以三千人早可奏功而張廣泗不與此一誤也張廣泗分兵十路措置乖方不能乘機前進此二誤也訥親身圖安逸不能鼓勵士衆又不將實情入告此三誤也用兵何事經此三誤賊酋轉多三番抵禦又不知增置堅碉若干目今更難措手經畧大學士昨奏比初辦更費事之語甚是朕在數千里外固不能預燭其難是以又有此番料理經略大學士未履其

境亦無由深知其難是以力請視師令朕已洞悉形勢經略大學士目擊身親所見寧不相同朕前調遣滿兵本期一舉制勝遄來揆理度勢前所諭四月初旬之期更不可再有游移且滿兵必須及鋒而用計其全數抵營尚不出二月有暮春匝月之功自可奏王師三捷之效經略大學士奏稱俟至四月容臣奏到然後須發班師諭旨朕已於前諭詳示至三月抄四月初如十分得其七八自當

無惜一簣之勞若僅得其半即宜於威武振揚之時納降順撫善圖竣事待各營整隊分撤以次徐行辦理亦須經月已在仲夏暑雨之時矣至前諭分設武弁駐守勒歪刮耳崖若三月內果得勒歪刮耳崖尚須斟酌若不能則但以萬人令岳鍾琪坐鎮爐地加意防禦自足綏輯蠻徼朕熟計深思無過於此再經略大學士所奏岳鍾琪具稟一摺深中肯綮努三所帶第一起滿兵遲滯不前雖已

行文督催究不知何日抵營各起滿兵於何時全到彼中形勢偪仄難容多人滿兵若已敷用即可及時進討其遠地如雲南甘肅之兵應計其能於二月内到齊與否若能到催其速到其未到者俱應照湖廣之例速檄停止縱中途遣回較之緩不及事徒勞往返者尚可少節糜費著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及尚書舒赫德知之是日

上諭内閣曰大學士傅恒奉命經略軍營一切機宜

悉聽調度朕觀番境情形大兵自當徑由黨壩一路攻取著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統領提督岳鍾琪督率官兵尅期進勦迅奏膚功其卡撒一路亦屬緊要應酌分滿漢官兵數千交内大臣傅爾丹相機辦理收犄角之效岳鍾琪等身膺軍旅重寄各宜稟承節制協力和衷共建殊勲以副委任

壬子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尚書舒赫

德曰令日新正令辰恭迎
皇太后聖母鑾輿内廷春讌仰蒙
慈諭經略大學士傅恒忠誠任事為國家實力宣猷皇
帝宜加恩錫封彼以公爵以旌勤勞欽承
慈訓深愜朕心但封公之旨應俟奏捷到日頒發著先
行傳諭俾知
聖母厚恩在經略大學士素志謙冲必將具摺懇辭此
斷可不必經略大學士此番出力實為國家生色

朝廷錫命褒庸祇論其人之能稱與否豈必犁庭執馘方足稱功即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因其勤慎翊贊封爵酬庸何嘗有汗馬勞耶假若經略大學士因有此恩旨感激思奮不顧艱險必期圖所難成抑或避居功之名必欲盡掃蠻氛生擒渠首方馳露布而凡有克捷緊不具報皆非朕所望於經畧大學士者即不具奏舒赫德亦應一一據實奏報總之馳報軍情宜於頻速必朝夕相聞

瞭如目覩方足慰朕懸切朕前諭四月初旬為期
乃再三審度更無游移用兵原非易事又何可逞
人力以違
天意耶經略大學士試思在京辦事之時識見才力視
朕何如令朕意已定自當遵旨而行况經略大學
士即能成功亦皆衆人之功朕降此旨所以擴充
經畧大學士之識量使盡化一己功名之見耳一
切機宜連日所降諭旨俱已備悉惟望經畧大學

士仰體

慈懷欽承

渥澤諸凡從長妥辦俾國家軍民均有裨益朕實嘉焉

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將軍博第曰據尚書舒赫德

奏稱西安滿兵行至四川地方前赴軍營有不須

騎用之馬匹四川官員已將銀買留伊等馬四千

匹朕思馬匹乃武備要用不可空缺令西安滿兵

留川之馬既經川省官員購買則西安空缺之馬亟應補額可傳諭博第將兵丁在川所賣馬匹酌議作何抵補西安現今有無存貯馬價兵丁等在川所賣馬價或已交官或係兵丁等自用一併查明奏聞辦理是日阜爾奏言梓潼以南各站應備夫馬俱已將次齊全惟劒川昭化等站缺馬尚多經臣勒定限期嚴飭齊備數日以來所辦之馬亦俱絡繹到站川省馬匹本少而臺站人員

又不能加意喂養是以每多疲瘦一經馳騁便易損傷臣等現飭各屬務須多備豆草加意喂飼自可日漸臕壯惟是原定程站係仿照部議三站合為一站之例併為五大站安設站遠路長馬易疲乏兼之棧道崎嶇更艱跋涉川省以夫代車亦難兼程背運再四思維惟有查照向來正腰各站之數改為一十四站每站四五六十里不等可以日行兩站如此稍爲變通不惟

朝去暮還夫馬均得休息不至人疲馬乏轉致遲滯而且官兵行走原定五百名一起五日全行令每五百名可趲為四日全行每起早一日通計便可早十餘日但分站太多馬匹恐不敷用酌議兵丁跟役俱按雇馬脚價每站折給銀一錢五分不惟可省馬匹抑且便於照料背負行李似此調劑則每站止須馬三百五十匹夫八百名即充足有餘較之原定夫馬之數增減

不相上下而於官兵行走大有裨益矣再查副都統努三所領頭起官兵於昭化劍川等站均有阻滯臣先後途遇俱已設法料理業經前進無阻正月中旬約可抵營翼長四十八等所領二起官兵與臣阿桂於十六日同抵昭化因夫馬尚未齊備囑令暫駐統俟數日內各站一色齊全依次而進奏入

報聞是日班第奏言臣身任封疆凡官兵過境一切

應付事宜自應迅速料理乃因調度無能以致
夫馬遲誤蒙
皇上格外矜全念臣遠在軍營僅與交部察議竊念
承辦司道俱獲重譴而臣封疆大吏轉邀寬宥
撫躬自省慙悚難安伏乞
皇上將臣一併嚴加治罪至調任川北道鹿邁祖自
委辦以來並不實心經理難以姑容現在另疏
糾參合併陳明奏入

上命該部嚴察議奏

癸丑

上諭内閣曰此次大兵進勦金川一切催趲官兵稽查驛站馬匹諸事欽差大臣如尹繼善舒赫德皆因經畧大學士傅恒公忠體國勤勞任事舉能感動奮勉調度得宜於軍行甚有裨益朕實嘉悅前已降旨將尹繼善革職留任之案加恩開復令尚書舒赫德經過一路地方日馳二百餘里而且留

心整頓諸事妥協殊屬可嘉著一體交部議敘

甲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曰經畧大學士傅恒現在已抵軍營所有分起前進之京兵及東三省兵并黔省陜甘由階文前進之兵俱於何日到營其成都滿兵經經略大學士留於美諾防守目下曾否調至軍營岳鍾琪召募新兵已得幾何傅爾丹所調補額之兵應已早到通計軍前

以此旨到日計算現兵若干續到若干自中途發回者若干各兵何日可以到齊著即奏聞至軍營專以籌辦攻勦為要其他不必分營即糧餉至重已有兆惠等專司轉運經畧但須提撕警覺令不致懈弛貽誤耳臨陣交鋒決策制勝第在瞬息間運用神明專由大帥自非平日愛養俾精力有餘何以仔肩重任經畧大學士正當體此毋親細務而妨大計也

乙卯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伏查小金川土舍良爾吉賦性凶殘狡詐百出佔據伊嫂阿扣欺奪伊兄澤旺印信曾同莎羅奔攻取沃日至天兵進討始震慴來歸此等叛酋本應即行正法而張廣泗輕信漢奸王秋之言轉加任用使領蠻兵以致包藏禍心暗通消息軍營舉動賊輒先知其罪無可復逭況屢奉諭旨明正國法而任事諸臣往往以握兵之故多致

游移遂成姑息即臣在途諮訪人言或云大兵齊集方可舉動或云金川奏捷再行料理紛紛勸阻衆口一談臣竊思肘腋之賊尚未能除何以鼓勵衆心削平逆寇但彼現在領兵與金酋聲息相通縱使駢首就誅而其屬下番蠻萬一激變別生事端亦不可不為深慮幸有伊弟小朗素向稱恭順頗得衆心可以資其總統因於十二月二十日嚴兵防範密令副將馬良柱將

良爾吉小朗素二人並以迎臣為名調出伊等
營伍良爾吉先至牛廠地方見臣隨帶逆黨頗
多意圖擁護覘其狀貌猙獰言詞狡黠若自負
我軍素嘗倚重必無敢加誅戮者次日至邦噶
山去卡撒十五里小朗素亦至臣面諭以良爾
吉種種罪惡應正典刑令即授爾為副土司統
領番衆隨名良爾吉面數其罪梟首軍門小朗
素戰懼悚息幾不能言隨從良爾吉來營之衆

無一人不屏息股栗者一時兵弁及番衆等歡欣悦服咸謂此賊早除則金川久當平定無俟今日勤動

王師矣此皆我

皇上天威遠播震懾要荒是以臣甫至軍營即能斬刈賊黨衆志咸孚也其蠻婦阿扣已令侍衛伊德馳驛前往會同原駐小金川之侍衛富德帶兵擒拿即於小金川地方正法訖良爾吉頭人

蒼旺漢奸王秋俱在黨壩臣即行令岳鍾琪將
蒼旺正法王秋拏解卡撒質訊後再行奏
聞王秋妻子亦於二十二日密拏斬首市曹訖至良
爾吉等黨羽多人臣體脇從罔治之意出示曉
諭以安反側而土司中如綽斯甲等向懷首鼠
兩端令臣不明指其人亦通行出示曉諭以破
其奸使之警省畏懼不敢復行狡詐以輯衆番
其示稿二道恭錄一併進

呈奏入

諭曰經略大學士初至軍營即能斬除賊黨處若無事朕實嘉悅從此賞罰嚴明大功之成計日以待之

臣等謹按良爾吉莎倫助逆親率狐黨以抗王師洎乎官軍屢捷金酋窮蹙歸巢然後陽為歸順揆之憲典本無可原乃張廣泗偏聽漢奸王秋之言不惟屈法包容而且予之兵柄彼遂

肆其奸計陽附陰違潛通消息以致軍中舉
動賊營備知將弁領兵敗多勝少迨奸謀既
露罪狀益彰我
皇上洞燭於萬里之外決意翦除而張廣泗惟恐激
變目前益致金酋猖獗訥親畏葸狐疑反謂
誅之出於無名共為掩飾保護惟經畧大學
士傅恒肅將
王命獨斷不疑執而誅之無異孤雛腐鼠究之惡黨

雖衆無一敢肆其邪謀而兵弁番民莫不額手稱快葢機貴密速惟斷乃成覩經畧初履賊境布置嚴密防範周詳因小朗素以統轄餘番用馬良柱以調離奸窟既密且速不動聲色而羣奸授首壁壘一新莎羅奔郎卡雖未望見旌旗業已氣盡能索宜其不出旬日間乞降恐後矣

是日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言臣於本月二十一

日已抵卡撒軍營就近周覽形勢所有左右山梁不過兩坡相對地非甚廣賊人所守各碉俱在目前亦不甚大似乎攻克非難不知何以用兵一二年尚不能進取及查安營之地規模狹小與賊相望且雜處番民市肆之中觀瞻不肅無以示威嚴而占地利臣已另行相度擬於歲內移營於舊壘之前又軍中向無總理營盤之員不復知有紀律令臣已委總兵官冶大雄總

理以肅軍紀至於營中諸事苟且廢弛而綠旗兵丁怯懦無能貪寠特甚其勢斷不可用目下大兵未集而臣亦屢勘未周必俟巡覽周徧審其難易險夷使胸有成竹且滿兵亦漸次抵營然後可議攻取約在新年必當進發臣細度情形前此之誤在於専攻碉卡每攻一碉需時甚久兵力大傷所得不過尺寸賊境堅碉林立且聞大兵將至守禦益嚴毋論攻其有備克取為

難即使數日而克一碉恐數年不能竣事今惟
奇正兼施相機行事或以奇兵繞出其後或以
偏師另行取徑彼出則直挫其鋒并力斬殺不
出則聽其坐守空碉而以鋭師深入專擣賊巢
又令各路齊進使之彼此受敵左右不能兼顧
晝夜不息寢食無暇自必至於内潰而酋首可
擒矣在此時衆論皆畏其難即臣亦何敢輕敵
獨謂其易然到營之日仰仗

天威立時殄滅賊黨先奪其魄即日進師較之從前自應改觀也至諸將所報近日攻擊情形詳審其詞俱未可信即如恭阿納所報初十日樹林內殺賊三人又攻八卦碉殺賊三人俱不能得其尸首岳鍾琪所報殺賊數十而斬首僅一級康八達殺賊五十人亦不過據兵弁托詞拖尸而去何足為憑此等皆係向來舊習臣當設法稽查必以首級為據使之不敢虛報則功績自

難勝混再臣前在灌縣曽令内大臣班第前往
黨壩相度形勢據云黨壩與卡撒道路形勢相
等亦未見其易於攻取臣意俟大兵漸集臣即
於卡撒進攻令岳鍾琪於黨壩攻勦如進兵尚
須時日臣擬前往黨壩勘明實在情形仍交岳
鍾琪辦理臣即回營調度定駐卡撒進兵奏入
俞旨報聞是日經畧大學士傅恒以奉到議叙
恩旨具摺懇辭

諭曰覽卿奏辭已悉謙冲但如卿之忠誠實力即議
敘亦不足以盡朕嘉悅之懷不必固辭是日經畧
大學士傅恒又奏言成都以西至卡撒軍營凡
官員兵丁夫馬例給口糧草料皆在各糧臺支
發令查管理糧務各員辦理此事並無章程祇
憑片紙給發不用印票竟可任意開寫冒名支
領每多逾額重複而管糧官亦不免藉此混開
無從稽核臣思錢糧絲毫為重官吏浮開固有

闕於
國帑而冒領滋弊又將貽累於應得之員均為未
協總因管糧之員不過佐雜庸才以致如此草
率計臣所帶官弁兵丁不過一二百人尚有冒
領浮開之弊將來大兵經過弊竇尤多核銷何
據臣已咨明撫臣班第速飭布政使行查嗣後
大兵到時官員兵丁馬匹應領廩糧草料俱於
成都給與印票各糧臺驗票給領庶浮開之弊

可除而支領亦不致冒濫矣奏入

俞旨報聞

丙辰

上諭内閣曰前據張廣泗力言良爾吉王秋不可輕動恐致滋事即軍前諸人皆明知其罪而疑畏不敢先發今經畧大學士傅恒甫至軍營即取兩年逋寇如檻豚圈豕以快人心而讋番衆非謀猷明斷識力堅定曷克臻此即此已當優叙但經畧大

學士傅恒於從前議叙之案現在具摺懇辭若此
案仍交部議叙無以善體冲挹之美其前日所賜
雙眼孔雀翎想接到時亦必謙讓未肯服用今即
以為經畧大學士此番酬庸之典如仍執意謙讓
是乃不遵朕旨達爾黨阿舒赫德亦必當力勸也
至王秋以王者師王者賔名其二子此即與邪逆
夏如春等無異漢奸心懷不軌造言生事大率類
此各省督撫平時必當留心凡涉此等名目多係

叵測之徒即當嚴行查察究處不可視為泛常著通行傳諭知之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曰經畧大學士辦理良爾吉一事甚覺從容然自朕觀之又似畧少防範此等番民皆屬化外大學士一身所關甚重豈可輕身接見少有疎忽令其事雖已過而將来前抵軍營察看地方情形所經之地皆與賊巢相近非内地可比斷不可恃勇輕舉也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曰據經畧大學士奏稱前往黨壩勘明仍交岳鍾琪辦理臣定駐卡撤進兵軍前機宜自難遙制但須胸無成見揆形勢之當然以定進止方可適中窾要經畧大學士成見未化以朕度之究應趨歸黨壩為是想兩地勘明必有成算當不出朕前所指示也馬良柱此番似屬得力想因大學士奏請錄用感激圖報黽勉向前冶大雄生致良爾吉經畧大學

士用為營盤總管或亦因其人材足取此二人如果能奮勇應酌量加恩經畧大學士一而傅旨一而奏聞馬良柱曾任總兵向日攻勦金川亦有微勞若有總兵缺出即可補用以示鼓勵朕西顧懸注日夜焦勞即此次於亥刻接到經畧大學士奏摺辦理已過三鼓良以經畧大學士勤勞於外朕中宵高枕心實有所不忍耳可傳諭知之

丁巳

上諭内閣曰向来命將出師大帥必有叅賛令經畧大學士傅恒奉命督師内大臣傅爾丹尚書達爾黨阿舒赫德總督尹繼善策楞俱著叅賛軍務經畧大學士傅恒調度一切機宜和衷採納務期籌畫萬全於軍旅實有裨益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等曰經畧大學士所奏直搗刮耳崖固亦用間出奇之一策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古人固有此言然必計出

萬全乃可懸軍深入設不過冒險直前則所謂一夫之勇耳番境乃天生絶險為鼠輩窟穴自朕思之此事實應早為轉計昔

聖祖仁皇帝三征沙漠究未親擒噶爾丹維時諸將皆

銳意俘馘

聖祖仁皇帝因糧運稽遲不得已下詔班師其事載在

方畧夫以

皇祖之神明英武當時文武大臣之智謀勇畧滿兵之

驍健果鋭尚不能得志于平原曠野之沙漠豈非限於地之遼遠勢有所不能乎今經畧大學士傅恒自問一已之韜鈐若何同行參贊諸人之籌策若何滿漢兵丁之力量若何而必欲為所難為耶

我

皇祖之英武超越千古至今薄海內外莫不震疊亦由

聖心知進知退洞悉機宜能忘一已之成見俯納羣言歸於一是實乃

大聖人萬全無弊之道可以垂教奕禩子孫臣庶皆當效法經畧大學士奉到朕連日所降諭旨定必悉化成見循理度勢熟籌長策慰朕懸注總之國家經費不可不節民力不可不恤而川省之險遠疲困不可不思患預防朕所見者遠所全者大可詳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並傅爾丹達爾黨阿舒赫德尹繼善策楞是日

上又諭内閣曰侍衛富德伊德於良爾吉案内承受

經畧大學士指示辦理妥協而伊德於途次隨從
行走又甚黽勉著加恩將富德伊德俱授為二等
侍衛
己未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曰金川水
土惡薄與內地迥殊前據鄂實奏稱人易發喘須
服人參經略大學士傅恒亦奏稱番境氣候不佳
覩此則蠻方荒徼非人所處也明甚經畧大學士

質非强壯所以勤勞罔恤者惟恃此心之忠誠堅固然軍中事務至繁機宜關係至大祇賴經畧大學士指揮調度必應加意愛護使精神充裕然後肆應有餘況天下事頗有力不從心之處非謂有是心即能事事周到食少事煩古人所戒可不慎乎令發往庫參三斤賜經畧大學士服用餘照另單傳旨分發以示朕注念諸大臣之意

壬戌尹繼善奏言陝省安設臺站所撥營驛馬

疋經布政使議於臺站處所預備豆草酌中定
價令各該員弁於到站之日折銀現買署撫臣
瑚寶因兵丁所闕馬乾草折銀於各本營買補
豆草委無銀兩攜帶買喂奏請先於管理各臺
站官員處照數支領豆草飼喂事竣在於各兵
丁季餉扣除奉
旨交臣酌議臣查兵丁所闕草乾銀既於本營買補
豆草自無現銀攜帶瑚寶請先在站支領事竣

扣除原屬通融辦理自應先為支給瑚寶又稱各兵所闕馬乾草折日有定額而陝省今歲收成適遇歉薄即酌中定價亦多不敷若悉在該兵季餉内扣除難免虧缺請自到臺之日起至撤臺之日止共支豆草若干除將各兵應領馬乾草折按日扣還外其餘不敷草料銀兩作正報銷臣查陝省今歲收成委屬歉薄物價昂貴而各兵所闕乾銀每馬每日止五分三分不等

若概於季餉扣除誠如
聖鑒難免拮据似應如瑚寶所奏將不敷之數作正
報銷至回馬兵丁一項原應令其自備但陝省
本年食物既貴而兵丁遠赴臺站當差若令自
備口食似非仰體
皇上撫恤邊兵俾免內顧之至意似應如瑚寶所奏
每日酌給口食銀四分以廣
皇仁臣又查各臺站住宿之處因房屋不足需用帳

房俱係派撥兵丁自營遠送逐日看守此項兵丁與回馬之兵在站應差者情事相同可否一體照給口食謹并奏明奏入

諭曰亦著一體給與

平定金川方畧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金川方畧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六

正月癸亥

上諭內閣曰陜省為入川要路其武功以西棧道綿亘較川省尤長大兵經過地方一切供億雖絲毫不擾閭閻而夫馬支應未免有資民力前曾降旨將川省已年地丁錢糧再行緩徵其陜省入棧毗連川境之州縣應與川省一體加恩著該督撫

查明各該州縣本年應徵地丁錢糧全行緩徵以紓民力該督撫其悉心辦理務俾窮黎均沾實惠以副朕軫恤民勞之意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朕今日辰刻恭請

皇太后聖母萬安仰蒙

慈諭金川之事朝廷此時即應降旨罷兵諸王大臣想不敢奏請但理勢自當如此朕以所調各路兵丁踴

躍前去若中道撤回不得一申其敵愾之氣未免
有拂衆心且於從前辦理之體恐涉輕率俟其到
齊得一二勝陣即令班師具奏又蒙
慈諭似此是朝廷尚有專意成功之念豈不與經略大
學士傅恒同出一見耶大軍早罷一日則兵丁得早
免一日勞苦人情孰不戀妻子而顧室家何必待臨
陣得勝方令凱旋此一二陣中能保兵丁一無傷損
乎大兵所過百姓驚惶夫馬供億悉資其力早罷一

日亦早得安息一日朝廷若執意待至四月是百姓

又多受一二月之災矣

皇太后懿訓至聖至明朕實無辭以對仰惟

聖母此旨確切理勢並非偏於姑息朕本心亦實以為

當然經略大學士傅恒若謂

皇太后此旨因朕宵旰焦勞而發尚為近之如以朕意

在罷兵

皇太后因有此旨則失之遠矣自十二月十四日以後

屢次所降諭旨經略大學士接到後自必翻然大悟詳悉熟計一一遵循以贊襄機務為念不當專為金川一隅久留番境也

甲子

上諭内閣曰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兇暴綏輯羣番並非利其人民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恒前往視師熟察形勢相度攻勦經略大學士傅

恒自奉命以至抵營忠誠勞勩超出等倫其辦事則鉅細周詳鋤奸則番蠻慴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中宵督戰不避風雪擊碉奪卡大著聲威誠克仰副委任朕思叢爾窮番何足當我王師而機務重大部政殷繁諸大臣皆為此一事馳驅經畫經略大學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毗豈可因荒徼小醜久稽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即使擒獲渠魁掃蕩巢穴

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著即馳驛還朝尚書達

爾黨阿舒赫德各有部務亦未便久曠總督尹繼

善統制全秦邊防綦重著一同固任軍營一切事

宜交與該省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儘現在兵

力足以調派即傅爾丹尚有滿兵在彼亦應暫留

殫心籌畫妥協辦理以竣軍務

臣等謹按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故事無大小皆因乎事勢之當然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初無意必固我之見是以百慮殊途同歸一致措施無不各當其可而天下咸頌神明也我

皇上於金川之事始則因其跳梁負固不得不伸天討以安蠻服原非有利其人民土地之心及乎用兵既久人力既勞則又念根本為重小醜為輕征討已足以伸威而兵革不可以久頓奉

慈訓於深宮運神機於獨斷

頒詔特召經略班師中外懽騰臣民胥慶昔

聖祖仁皇帝三征沙漠不親擒噶爾丹以耀武仁聲遠

播義問光昭我

皇上睿慮哲謀同符

聖祖葢意念至為深切謀猷至為廣遠其光明正大之

心公如天地明如日月誠為千萬世之所共

仰也

乙丑開泰奏言軍務餉項最關緊要臣接准湖

北撫臣彭樹葵移咨知川省急需餉銀而湖北不敷借撥凡屬隣近省分自應速籌接濟臣與布政使再四商酌於司庫動支封貯銀十萬兩乾隆十三年地丁銀八萬兩各稅銀二萬兩合共二十萬兩委員星即解川以應急需仍俟部撥別省協餉經過就便兌還歸款奏入

上諭該部知之

丙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東三省領兵之副都統侍衛等曰經略大學士傅恒抵營以後攻碉殺賊屢毁石卡是以賊酋莎羅奔畏死乞降據經略大學士奏稱不肯受降欲俟大兵到齊盡行勦滅朕思金川逆酋不過蕞爾小醜既經大學士數次戰克已知畏威乞降今若不允其請盡皆勦戮朕心有所不忍已降旨令大學士班師還朝其納降諸務交與傅爾丹策楞等辦理現在軍務既經告竣其東

三省兵丁尚未到營者著由原路撤回領兵之副都統侍衛等奉到此旨沿途嚴加約束不得滋事擾民是日諸王大臣等合詞陳奏曰金川用兵一事從前伏讀

諭旨原有得其地不足守得其人不足臣並慎重籌畫不可輕舉之

明諭嗣因該督撫以小醜跳梁理應翦除且可刻期告捷遂一面調兵進勦一面奏

聞除逆安邊事屬難已是以得
旨允行及張廣泗藉口兵力單弱頓師日久我
皇上特遣訥親前往原因伊受
恩深重必能將番地情形據實入告以俟
聖裁詎意其到營後一味偷安傲慢罔惜士卒並不
直陳彼地山川形勢以致曠日持久糜餉老師
罪實難逭仰蒙
聖明洞察特遣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大學士傅恒

奉

命之後即星夜兼程就道雨雪間關不辭艱瘁抵營之日號令嚴明賞罰公當晨夕區畫軍務接見文武屬員虛衷商確衆心悅服並將起疊之良爾吉阿扣等明正典刑以肅軍紀其攻碉之際親身督戰屢有克捷整理綠旗兵丁頓除積玩之習其奮勇効忠實心宣力之處實屬共見共聞至於金川山險碉堅逆番負嵎固守目前未

能即克種種實情次第陳奏荷蒙
皇上宣示臣等得以備細周知竊念用兵為國家重
務進止機宜原難執一而論蒙
皇上聖諭命臣等僉同籌畫應否撤兵仰見
睿慮高深虛公詳慎之至意臣等伏思前此用兵原
非利其土地人民今既知其實在情形限於地
勢似未可耗有用之帑儲竭內地之兵力而施
於無用之荒徼

皇上聖謨宏遠定計班師正與現在機宜允合在經略大學士傅恒身膺重任力規進取是以有統率精兵直擣刮耳崖之請但以如此忠藎大臣久留徼外與蕞爾逆番相持殊覺輕重失體即攻克刮耳崖勦歪擒獲沙羅奔郎卡亦猶不足償勞況機務重大部事殷繁

皇上宵旰焦勞必得心膂大臣贊襄左右臣等愚見應即

召還經略大學士傅恒以資燮理實合機要其軍營
一切事宜仰祈
睿鑒飭交在軍諸臣次第辦理得
旨允行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金川之事臣到
營以後略知梗概謹據實奏
聞當紀山發兵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
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宋宗璋逗遛
雜谷許應虎失機的交致賊得憑險造碉防守

嚴峻張廣泗分兵七路十路在在阻隔毫無進取至上年六七月後訥親至營並未細察情形始則急遽無序下令限三日内必取刮耳崖以致任舉買國良同時戰没後即委靡退沮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遂使將懷憤心士無鬬志軍務廢弛已極而張廣泗乘此逞奸僨事訥親全不知兵為其所愚惟恃以碉逼碉以卡逼卡之法通飭各屬遵行希圖

與賊相拒巖碉之下俟其自潰無如賊碉層佈所得無幾而傷殺已數千人又復畏罪隱匿不敢奏聞臣查攻碉之法賊已熟悉防備甚周我兵雖衆鎗砲所及惟抵堅壁於賊無傷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我無障蔽而賊有藏匿且多掘土坑急則深伏其中不見人形而能自下擊上又於碉外開濠人不能越戰碉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

甚巧不逾數日而成其餘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砲方過而人起客主形殊勞逸勢異攻一碉難於克一城即臣現駐之卡撒親閱左右山梁二道三道梁上有碉三百餘座以半月十日得碉一座計算必待數年始盡且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以此計算尤不忍言而訥親張廣泗尚以為得計是敢於欺

皇上亦所以自欺也今臣再四熟籌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如卡撒一路乃攻刮耳崖正道嶺高溝窄臣既身為經略理當力任其難相度形勢須就此一路之中分路橫截同時大舉俟大兵齊集分派左右山梁昔嶺石城等處奮威力戰臣別選鋭師於喇底旁徑及奎角干登等隘裹糧直入踰碉勿攻繞出其前既以圍碉之兵作護糧之兵賊番稀少外雖嚴

密內寶空虛我兵既遮道前進則守碉各番皆有戀家之念無固守之心均可不攻自潰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該處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又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諮訪賊境亦復險隘進取之難幾同卡撒瀘河一道賊人兩岸阻截舟行不能徑達惟可益以新兵使之努力奮擊直擣勒歪兩路並進而甲索馬奈正地等要路俱令竭力進攻使賊面面

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城險碉漢奸不能為之謀逆酋無以恃其固矣至於調遣兵丁奮勇無前一以當百固仗滿兵為最而穿箐引道則非土兵不可各土兵中小金川最為驍勇良爾吉已正典刑莫為賊謀澤旺與逆酋結恨甚深小朗素奮志立功自屬可用沃日兵少而强雜穀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强幹不足瓦寺尚肯用命人亦無多革什咱兵勢頗鋭馬奈一

路實資其力正地亦藉以自守巴底巴旺畏賊如虎不堪驅策綽斯甲心懷疑貳未足憑信現有官兵彈壓不敢動揺總之土兵之性貪利可以忘身臣現在加意鼓舞棄短取長諄切曉諭令知逆酋不滅不休為彼永杜後患庶衆土司各思建功不復畏賊自能効命爭先若緑旗兵丁原非盡不可用向来全無紀律賞罰不行懲勸不當心灰意沮皆成懦怯且數營之兵臨時

任意酌發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而兵與兵又不相習臨陣勇怯領兵者不識其人何從分别是以每當緊急前後俱不相顧原屬兵法所忌臣現在申明軍紀振作士氣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實心訓諫使士識將心將知士習上下誠意相孚庶可變弱為强以收臨期臂指之用將弁賢否尤關緊要臣留心體察軍前大臣中如傅爾丹老成宿將久歷戎行而年近七旬難以親臨

戰陣臣令與尚書達爾黨阿經理營盤一應事務內大臣班第護軍統領薩音圖臣因各營俱有鎮將統領暫留軍營以便隨時委用護軍統領烏爾登現當馬奈一路護軍統領法酬仍在黨壩其各總兵內如恭阿納駐劄左梁尚能堵禦哈攀龍駐劄色爾力防守嚴密人亦勇敢哈尚德人亦明白果敢勇於任事現守右梁看來俱可任使冶大雄曾經出兵人尚老成臣現委

以中軍之任副將馬良柱於蠻地素有威名為諸番畏服現駐昔嶺其餘將弁量材委遣務使各盡其用所向有功從前大帥行軍所得地方即發兵防守以致後之守兵漸分而前之精兵漸減即不撥兵防守立行拆燬而賊又於其地立砌石卡以藏身傷人是以守碉毀碉均屬無益今據軍前諸將咸稱賊聞臣至每日於各處添碉猶以為官兵狃於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

知　臣此次決計深入不與爭碉惟時派遣精兵伺間突入斬殺賊衆或用大砲轟擊使之晝夜不寧以疲其力一俟兵到臣悉心布置面面周匝出其不意取道前進務在破其巢穴擒虜賊酋於三四月間定報捷音若賊境果非人力所及必不能平臣亦何敢勉强飾説必謂成功但審度形勢雖人人皆謂其難而臣殫竭駑駘悉心調度實可以掃除賊境以仰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總之此事辦理誤於初起之時處置不善逆酋本來從不歸化原可略惕以威使之知儆不必果於進取迨馬良柱乘勝攻克沃日小金川直抵丹噶若張廣泗果能予以接應其時賊人防禦之法尚未周悉亦可殄滅乃一誤再誤以至於今若此時畏難草率了事則逆酋之勢愈張而衆土司益被其毒且以

天朝為不足恃即邊境何以奠其永寧是以臣愚以

為必一舉成擒則可以威震百蠻永銷氛祲此時現在乞降未見果出誠心若莎羅奔郎卡果親自前來猶可商酌否則惟有滅此朝食斷難中止即目下時有投誠之人本應誅殛然借寛貸以分其勢揺其心又可隨時知彼消息是以未即行誅目前惟有實力攻勦迅速奏功是臣之專責至善後事宜屆期再交策楞等辦理奏入

諭曰朕意既定經略大學士當遵旨速行還朝輔政也

丁卯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士傅恒秉心忠亮勇略超羣自奉命以來晨夕勞勩辦理諸務妥協精詳一抵軍營即能申明紀律振作士氣殲除奸慝屢克堅碉賊酋窮蹙乞命經略大學士傅恒志期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蠢爾窮番何足汚我斧鑕宜宏

解網之仁以示如天之量已允王大臣等所議召
經畧大學士傅恒班師還朝其納降善後事宜交
四川總督策楞辦理今日恭請
皇太后聖母萬安仰蒙
垂詢此事朕以納降班師具奏欽奉
慈諭息衆寧邊乃國家太平長策皇帝御極十有四年
予從不問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聞因係軍國重務
時廑予懷近見皇帝宵旰焦勞尤為注切今旣下詔

撤兵實我大清國景運興隆億萬年社稷蒼生之慶

大學士傅恒忠勤宣力謀勇兼優成績懋著朝廷宜

封以公爵用示獎勵予心如此皇帝以為何如朕念

經略大學士傅恒殫心為國實冠等倫超錫五等

之崇班允協酬庸之盛典仰遵

慈諭封為忠勇公銘勲冊府光我邦家朕實嘉焉是日

上又諭内閣曰金川軍務自經略大學士傅恒調度

合宜勲績顯著朕已降肯晉封公爵仍令還朝其

在軍大臣及隨營文武官弁等與有成勞宜加獎
勵著交傅爾丹策楞岳鍾琪等詳悉分別等次報
明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核定具奏交部從優
議叙至軍機大臣等受朕指示承辦軍營事宜晨
夕罔懈亦著一體議叙是日
上又諭内閣曰金川逆酋窮蹙乞命朕已網開三面
允准納降現在振旅班師但念用兵以來已逾二
載將弁兵丁有攻碉奮不顧身以致臨陣捐軀者

深堪憫惻著傅爾丹策楞岳鍾琪等詳悉確查報
明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核定具奏交部從優
議卹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前因武宏緒貽誤軍行馬匹降旨革
職枷號嗣據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川省馬
匹實屬短少武宏緒並非有心貽誤且年已就衰
請從寬典朕以軍興之際不可不嚴懲示儆未經
允行今既振旅班師著照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

恒所請免其枷號至鹿邁祖因漠視軍務搖惑衆心經班第叅奏枷號示衆今念川省用兵二載民力疲憊此等情形皆經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明亦著加恩釋放其餘有似此獲罪者俱著大學士查明照此辦理是日

上又諭内閣曰川省自用兵以來督撫大臣因供辦軍需於内地吏治民生不能專心經理今既納降班師軍務以漸告竣地方關係緊要所當加意拊

循綏輯署撫班第侯總督策楞回至成都助理月
餘策楞酌量班第可以回京時令其來京至藩司
為通省承宣大使朕觀紀山才具稍遜高越四川
布政使員缺仍著高越署理紀山著回京以副都
統用
已巳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曰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現在遵旨還朝其叅奏

訥親各欵著交與舒赫德查追至軍需各案頭緒
繁多今大兵既已停罷亦應徹底清釐舒赫德原
係奉旨暫留成都稽查軍需者著遵照前旨會同
兆惠班第等殫心綜核俾錢糧均歸實際毋任浮
濫舒赫德辦有就緒即先回京
庚午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竊查從前
征勦金川各將領内叅革治罪之員其中有曾
經出力而人實可用者皆縁張廣泗以好惡為

賞罰每多寛抑臣在軍營訪有叅將蔡允郎建業及遊擊陳上才千總馬繼杜景賢等五員皆諳習番情熟悉形勢前此攻克地方俱著有功績後因失去砲位被叅治罪而郎建業陳上才杜景賢皆在馬良柱案內今馬良柱已經起用而該員等尚在成都収禁臣思軍前正在需人此等諳練之員與其覊禁圜扉置於無用不如令其荷戈殺賊以贖前愆臣一面行文調至軍

營一面奏明伏乞

皇上恩准將蔡允郎建業陳上才馬繼杜景賢釋放使之奮勇効力自必感激圖報倘再不加勉臣即行嚴參從重治罪又總兵冶大雄曾經出兵人甚老成現在總理營盤事務甚屬妥協可否

仰懇

皇上天恩賞給花翎臣未敢擅便奏入得

旨允行是日軍機大臣等奏言前據高越等具奏川

省購買馬騾本地及陜省共可得八千匹後經
議撥由京捲站之馬並山西湖廣協濟馬共七
千匹合計已有馬一萬五千匹即高越等所奏
八千之數未必一時全行買足或間有倒斃然
大概不下一萬二三千匹該省所產料豆稀少
餵飼皆用米穀稻草現今米價昂貴一馬約須
一人之食費用浩繁且於馬匹食性不宜難期
膘壯存留該省補額又不須如此之多今大兵

已撤自應請

旨交與尚書舒赫德會同該督撫酌量該省應留若干所餘之馬即照捲站之法沿途遞次分留陝西河南直隸三省以補營額之缺毋庸另行動項購買庶為兩便應否如此辦理令舒赫德等妥協定議一面奏

聞一面查辦得

旨速行是日軍機大臣等又奏言上年差侍衛德山

將新造長鈚箭一萬枝解送軍營今大兵已撤

應令德山仍行解回京師

諭曰此項長鈚箭不必解至京師德山接到此旨時

若與西安相近即交將軍博第與四川相近即交

副都統阜雅以備該處之用

辛未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曰

金川撤兵一事朕兩次召見諸王滿漢文武大臣

示以朕前後所降諭旨及軍營奏到情形令其各
出所見具議以聞伊等合詞公奏僉稱揆理度勢
撤兵之旨誠為允協朕復細加體訪中外人情並
無異議且有謂市井閭巷之人咸為欣悅者此事
朕志先定絶無游移又復詢謀僉同足見理勢當
然確不可易經略大學士更不必以未擒莎羅奔
郎卡未破刮耳崖勒歪為歉葢金川用兵不出於
冒險則出於因循因循則糜餉老師耗竭元氣固

失之不及而冒險則奮不顧身民命國儲輕於一
擲又失之太過過猶不及其於國事無益有損均
耳今經略大學士將彼地情形據實入告朕酌定
罷兵之策俾內地民力得以休息部庫帑項得以
撙節養和平之福培萬年之基其功視傾巢殲醜
輕重為何如耶至撤兵事宜尚須詳悉經理大學
士既遵旨就道不必留辦可一一交策楞傅爾丹
令其酌量次第分布務合機要如馬良柱帶兵暫

駐小金川岳鍾琪駐守打箭爐一應防範均宜隨時辦理期於周密臺站照舊安設軍營事宜照舊間日奏報一次俟有就緒或三四日或五六日一次以漸而減必俟諸大臣俱回至成都朕心始可釋然耳是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原任打箭爐同知鮑成龍因承辦甲索糧運輓輸貽誤又安設烏拉漫不經心致多倒斃奉旨革職即於軍前枷號示衆臣查該員承辦糧務遲

誤廢弛實應懲處第臣在營細訪輿論稽核舊事鮑成龍前任打箭爐同知值金酋圍困章谷進抵毛牛相去爐地甚近賊將乘勢內犯刼掠客貨明正土司喇章駐劄在爐首欲遷避商民紛紛驚竄鮑成龍端坐衙署曉諭漢番軍民以所請救兵即至切勿張皇且成龍身任地方義當與爐城俱殉賊若果至當合民兵并力拒守合城恃以少安適革什咱土司遣子赴爐告急

鮑成龍大加撫賞激以同仇大義令速歸聚兵五百名約俟賊至從後夾擊絕其歸路該土司慷慨應命賊乃聞風畏懼逡巡退至今爐城猶頌其功而該土司等亦倚爲重迨後鮑成龍與張廣泗辨論軍情運務大相齟齬張廣泗遂欲尋釁糸劾經原任藩司倉德多方保護始寢其事暨鮑成龍染患吐血不能親理糧務以致廢弛惟時侍郎班第以總理道陳緯諸事推委

狡猾會稿

奏叅而張廣泗必欲將鮑成龍一併同劾隨奉

旨解赴軍營張廣泗更逼令解員通判祝致綸揭報鮑成龍虧空祝致綸以並無虧空稟覆張廣泗面加辱詈即欲并叅及委成都府知府李盛唐等審訊張廣泗更以所審不嚴飭駁再四親自

提審用一百觔重枷枷號番境令查陳緯身為

總理道員有心誤運自應嚴加懲儆鮑成龍所

犯情罪不同荷校已逾半載

國法既伸而微功足録臣採訪既確謹據實奏明

請

旨將鮑成龍釋放發臣軍營効力贖罪憫其前功策以後效庶營中員弁聞風咸知

聖慈寛大即獲罪之人猶不遺其微績益當共相奮勵踴躍効命矣奏入得

旨允行

壬申

上諭內閣曰副將馬良柱前在總兵任內進勦金川

已有克捷因張廣泗忌其成功請兵不給更加叅

劾經軍機大臣等奉旨審明復令前赴軍營効力

馬良柱素著威名番衆畏憚此番隨征頗為出力

經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明馬良柱著補授

建昌鎮總兵官賞戴花翎以示奬勵

甲戌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仰蒙

諭旨以蜀道之難前人辦理之誤此時應定於四月初旬班師不可再有游移仰見我
皇上聖慮周詳洞悉情勢臣蒙
指示自當謹遵辦理惟是現在軍情有必不可草率完事之勢而攻克賊巢又信其必可成功一簣之虧誠為可惜臣在京時諸臣皆言撤兵為便臣以逆酋肆横已極若不及時翦除恐貽後患是以力請督師實為永靖邊方起見今至軍營

凡糧馬之艱難川民之凋敝皆所親見若非實在可以成功而徒強為飾説希圖回護是但知存一已功名之見不特辜負
皇上格外之恩而貽誤
國家之事臣罪奚辭且功之成與不成不過一兩月間即有明驗豈能勉強支吾但臣細察賊境情形實有可以破竹之勢從前專事攻碉不肯深入訥親張廣泗計慮過多積成怯懦意欲將

在外之碉盡行攻克然後進取從來攻城略地豈有逐家逐村在在攻擊之理爭奇扼要惟在擣其中堅奪隘斬關全恃得其要害今觀賊碉並非俱在當道原亦有間可乘進取刮耳崖並不必向伊等建碉之處取道臣前奏昔嶺中峰一路可以直抵刮耳崖實有建瓴之勢若以攻碉之力於碉外空處分道並進賊必出碉迎敵我兵則且戰且前可以直抵其内地平曠處所

安營而以餘兵乘賊出碉抵禦之際即占踞其空碉賊將焉往且閶賊之精鋭皆在各卡而巢穴則僅存老弱婦女實屬空虛一舉掃除誠有可必並非希倖之詞若云抵其巢穴恐賊阻截糧運臣令各兵攜帶二十日乾糧可以無患況我兵衆多欲奪一路糧運之處亦非所難惟在現調之兵速催來營以資進勦此事臣安排已定冐有成竹惟仰遵

聖諭攻其巢穴中堅使賊棄碉內顧則不待攻碉而碉自克此即臣定見決其可行亦非冒險至於班師之期四月初旬正在成功之候自可仰慰
聖懷臣現已籌畫定局不敢因奉到
諭旨游移更改伏祈
皇上曲宥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日來雨雪繽紛春膏滋潤
氣候甚佳當由撤兵息民感召

天和所致上年經略大學士傅恒抵營之日此間適得

瑞雪朕以為平定金川之兆今允降班師金川果

平矣但今日接到經略大學士奏摺仍有固執成

見與前此所云心悦誠服者又復矛盾人臣恃恩

而失之太過與恃恩而失之不及事不同而錯誤

則一如因朕於訥親之事曾責其念切思家聞召

即還經略大學士或因以為鑒不知訥親之罪在

於退縮倨傲朦蔽貽誤耳今經略大學士忠誠如

此勤勞如此事事周詳妥協據實陳奏實乃相去
霄壤判若黑白衆所共知惟有遵朕諭旨星速還
朝贊襄燮理十分完美吉祥善事孰大於此而顧
游移輾轉何為者耶朕既定計撤兵萬無可易諜
成獨斷事在不疑並非聽信人言草率完事經略
大學士日侍左右朕豈輕信人言者乎至所奏十
五日不往黨壩未知留營籌辦何事如為頭人乞
降則納降之事宜一以委之總督策楞經略大學

士遵朕前旨聞命即行不必留待朕賜詩有云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此兩言中經略大學士忠勇之心事與朕怙冒之深仁實為兼盡垂之史册休有烈光其詳味之是日哈攀龍奏言經略大學士傅恒抵營以來一秉虛公仁愛士卒號令畫一賞罰嚴明弁兵感悅俱懷奮勇報効之心臣等公同會商軍機大局雖不專恃攻碉然現在大兵未到凡賊所有碉卡亦宜攻此

襲彼不時擣勦使賊疲於奔命以沮其氣十二月二十八日經略親赴右梁令古州鎮臣哈尚德派撥漢土官兵襲取右山梁下巴朗平硐正月初一日經略復親赴色爾力軍營令臣同哈尚德親督官兵攻克石卡一座初三日經略又諭右梁令哈尚德復攻巴朗平硐此三次攻戰官兵之數減少於前而奮勇之氣加倍於昔或登其硐頂或拔奪旗杆或焚燒賊卡賊衆為之

破膽臣阿桂等目擊良爾吉等已經伏誅而官兵一加
鼓勵聲威即振現在俱各勇敢直前滅賊奏凱
自有可必不勝懽忭謹據實陳奏奏入
報聞是日班第奏報各路官兵均可於三月初旬全
抵軍營
諭曰今已降旨允降班師可即令兵丁按起撤毋
令復往矣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二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三

正月丙子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自正月初二三日攻賊碉卡之後審悉從前攻碉之誤決意俟大兵續到但足敷用即為直搗中堅之計現在按兵不動示以不測令聞賊酋因良爾吉被誅已失内應又知各土司俱畏服歸順尤為奪魄無之我兵逐漸加增番衆糧食將盡實為

震恐屢屢出卡乞降隨據賊酋於十二日投遞
番字稟帖具訴乞降之意臣令將弁傳諭如果
實心投順莎羅奔郎卡二人必須親自來營尚
可待以不死十五日該酋又遣頭人來營并將
搶去綠旗兵三名送還臣面加詢問據稱莎羅
奔云向來實係無知犯法因與鄰封仇隙得罪
天朝後來大兵進勦屢次乞降投誠之人多被殺戮
土司雖欲出降實係畏死不敢親身到營令大

兵又復增加統兵大人是

天朝第一大人百姓驚惶又且日食不繼倘大人果
肯貸我一死自應事事如命臣察其言詞細審
動靜似係實情因面諭之曰莎羅奔郎卡二人
抗拒
天兵罪在不赦其從前乞降不過以獻出鎗砲送出
搶擄之人希冀緩兵全非實心投順今現在大
兵陸續到齊自必擣爾巢穴滅爾族姓殲爾渠

魁但我
聖主如天好生無不徧覆爾等既稱百姓日食不繼
我兵不須攻擊但多駐一兩月百姓皆當餓死
我心亦所不忍如果莎羅奔郎卡二人親縛來
營乞命我當奏請待以不死此非寬莎羅奔郎
卡之罪實為爾等百姓故耳如無真實投順之
心但以出降恐被殺戮為詞則不必更來懇請
我

天朝大臣統領全師欲誅莎羅奔郎卡其勢甚易豈
有誑誘無知番酋至營殺戮之理據伊頭人稟
稱大人鈞諭當轉告該酋倘若仍不從順百姓
亦必不從當共來歸順臣因諭令暫去征討金
酋原因莎羅奔郎卡二人恃其險遠抗拒
王師不得不加誅戮該酋如果開關納款面縛乞命
受降之後統兵直抵巢穴剪除醜類亦有何難
但番性愚頑惟示以威信始可傾心讋服日久

可保無虞若一意誅鋤則其心轉相固結必致
死守不服相距逾時亦難保無酋首遠颺之事
似應准其投誠仍抵賊窟赦其民人將莎羅奔
郎卡帶入内地還
朝獻俘則
天朝討罪之義既伸
皇上好生之仁益普恩威並著可以永靖蠻氛現在
各土司聞臣傳諭金酋之語甚為悅服然此亦

不過因其懇乞且大兵未至暫與講論其實尚

未可以遽信臣度兵數一足敷用即統率前進

可以直抵刮耳崖莎羅奔郎卡縱或遠颺亦可

安輯餘番班師振旅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據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

恒奏報賊酋連日屢遣人來營乞降經略諭令莎

羅奔郎卡親至待以不死請帶入內地還朝獻俘

朕思賊酋既窮蹙歸命經略大學士又許以不死

若帶至內地獻俘闕下勢不得不懸首槀街非所以示威信也天朝舉動悉服四夷全在光明正大如諸葛之於孟獲使之弭首帖耳革面革心傅之苗裔永無攜貳若既云納款又復縶之檻車寘諸極典將使番衆寒心後雖有令無足徵信經略大學士目下倘已將該酋擒縛就途應於成都省會或所至之處宣朕諭旨施恩釋放派遣弁兵押送回巢曉諭羣番令知覆載深仁怙冒無外則恩威

兼至信義交孚埀之史册洵為盛事如尚在往返請命未有定局經畧大學士即遵前旨星馳還朝交與總督策楞聽其妥辦亦無與經畧大學士親自經理至所云乘其投誠仍抵賊巢斷可不必賊首既傾心面縛又何俟跋履險阻深入不毛勞士馬而費時日增朕懸注耶封公諭旨原因經畧大學士宣力超越等倫示奬勵之茂恩循酬庸之令典自屬賢臣分所應得令經畧大學士奏稱晝夜

悚惶舉止失措並將原旨繳還此亦非是朕奉
聖母恩命經略大學士豈可徑自繳還在經略大學士
以奉到此旨時莎羅奔郎卡未經擒獲未為成功
是以固辭耳朕初意亦謂乞降之説賊酋未必果
能回心向化稽首軍門今觀所奏則其窮困哀籲
出自真情受降班師伸國威而彰大信讋蠻服而
靖邊氛成績顯著孰過於此朕已明降諭旨並將
來摺發抄綸綍所頒風行海内經略大學士素明

大義豈得再辭奉到此旨定當早已起程將來贊
襄左右數十年調和燮理為國宣猷斯為善承恩
澤之大臣也經略大學士尚其勉旃
戊寅軍機大臣等奏言據陳宏謀奏稱班師之
後滿兵六千人又以西安滿漢官兵回營人數
甚衆若皆取路於棧道分起按日約須三月有
餘官兵不無久待莫若分為兩路一由陝西山
西入京一由成都登舟從川江順流而下江水

未發正可逕行直達襄陽從襄陽河南入京不過二十四站俱係平坦通衢可行大車不致擁擠一處兩路日期相仿可以迅速到京似於軍行有益臣等查前據尚書舒赫德奏大兵凱旋之日若仍由西安一路誠恐應付竭蹶開由川江可以直達湖廣一水可抵京師欽奉

諭旨以舒赫德等所奏官兵水路回京之議原因五六月間禾稼徧野恐致蹂躪兼可節省馬匹今

既即行撤回其所到之處遠近不一楚蜀兩省船隻一時驟難僱覓水路紆迴阻滯更費時日且陸路經過地方章程已定易於辦理自以仍由陸路為便已經臣等遵

旨傳諭大兵經過之直隸河南陝西等省督撫遵照去時成例一一妥辦令大兵業經停撤現在於

奉到

諭旨之處起程遠近前後勢難齊一其已過成都滿

兵不過三千人將來即由棧道行走而未過成都之兵業已先行自可不至擁擠遲滯且水路船隻俟行知楚蜀兩省到日然後辦理既緩不及事而兵丁跟役軍裝器械等所需船隻繁多一時恐難雇覓川省陸路馬匹已辦有章程若又增辦船隻必致周章而襄陽未經預備驟令料理恐一時不能齊全兵行迅速勢須守候轉致遲延即由襄陽至河南一路亦非大兵前此

經由之道又須另為籌辦夫馬而自陝入豫之兵復陸續雲集分頭供億更恐應接不暇況本年春令較早萬一巴蜀雪消川江驟漲瞿塘灧澦奇險堪虞一經羈阻是欲速反遲欲省反費種種未便似應遵照前奉

諭旨官兵仍由原路回京庶不致臨時歧誤但軍行甚關緊要該撫陳宏謀若因有水陸分行之說遲回觀望將陸路一切應行預備供億之處轉

致延誤則責有攸歸俟
命下臣等即行文該撫令其迅速辦理並應親身往
來稽察督率屬員妥協料理毋少玩忽得
旨速行是日陳宏謀奏言陜省自去冬以來臣將通
省道府以下各官調集辦理臺站事務原覺官
少不敷今京兵過境臺站捲撤各員甫回本任
時屆青黄不接正須料理借糶事宜其被災之
處又須查辦加賑本擬仰請

聖恩揀發數員來陜以備凱旋辦差之用令京兵即
日抵陜請
旨揀發緩不濟急不得不通融辦理查有革職西安
府通判張廷柱武功縣知縣侯鈞降調長安縣
知縣董三錫咸寧縣知縣劉度昭皆係因公罣
誤並無貪贓劣蹟久在陜西其才具俱屬可用
不揣冒昧仰懇
聖恩容臣將此四員委辦臺站馬騾等事俟事竣核

其辦事果能出力臣當給咨赴部引
見可否錄用伏候
欽定奏入得
旨允行
二月辛巳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到軍前情
形諸摺朕披覽之下深為嘉悅賊境堅碉林立若
仍蹈前轍徒事攻撲雖經年不能奏績經略大學

士傅恒因有銳師深入從中峯壓下直搗賊巢之策再三執奏不已經朕嚴切訓諭果能洞達事理翻然解悟而賊酋因我軍威大振窮蹙窘迫屢遣頭人抒誠奉幣哀籲乞憐經畧大學士必令莎羅奔郎卡面縛軍門縶之檻車獻俘闕下朕以懷遠招攜降者不殺宏開三面活此一隅諭令振旅還朝納降之事交總督策楞隨宜辦理在經畧大學士傅恒受鉞專征忠勇奮發志期盪冦振我皇靈

是以决策長驅計圖一舉殄滅而朕覆載為懷涵育異類是以定計撤兵則後此之保全物命休養太和阜裕國儲寧謐遠徼者皆經略大學士傅恒之功其視殲醜執馘者為尤大也國家晉爵酬庸封公已為優典若以經略大學士傅恒一片赤心忠純體國豈尋常之析圭擔爵可同日語耶其封公諭旨應即祇領拜恩不得再行懇辭前後所降諭旨并經略奏到諸摺著發交諸王滿漢文武大

臣公同閱看俾悉經略大學士為國宣勞奮身殫力具有苦心共相勉效即朕之開導指示亦悉出於仁至義盡而始終籌辦此事揆理度勢務合機宜訓飭褒嘉無非為國體為政要初無假借無容心朕賜詩有云上相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此二語實足該括用兵全局並我君臣各盡其道之心事俱為披豁矣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此番用兵在事諸大臣皆能急公奮

往勞績懋著前經降旨將舒赫德等交部議叙都
統汪扎爾總督策楞奉命星馳不辭勞瘁甚屬可
嘉著一體從優議叙
乙酉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提督岳鍾琪以金
酋遣人至黨壩乞降惟願貸以不死諸事如命
應否准其納降稟商到臣臣隨遣遊擊吳士勝
前往黨壩告以卡撒軍營現在亦屢有頭人乞
降如莎羅奔郎卡果親自來營亦可貸以不死

令其相機辦理令遊擊吳士勝於二十一日自黨壩起身徑從賊境勒歪一路由刮耳崖前至卡撒於二十三日即抵臣營據稱前往提督大營見有頭人得食阿朗具訴莎羅奔從前秖與隣近土司仇隙誤犯
天朝原不敢有一毫叛逆之意惟馬邦一事實係頭人之罪並非莎羅奔本心後來屢次乞命奈張總督必欲勦滅我等以此顧惜性命死守亦並

不敢與大兵對敵令經略大人若肯全我等性命許我等歸降情願比各土司加倍出力報效馬邦有罪頭人及所有鎗砲並內地人馬俱願獻出提督諭以莎羅奔印信號紙原係我為請給若有叛逆之事不惟爾罪重大即我亦為有罪之人爾等原係無知誤犯我已將情節稟明經略求免誅戮經略現在遣官到此爾可歸語莎羅奔不必疑懼如果親身到營叩頭乞降經

略必不殺爾我可力保得食阿朗聞言不勝欣
喜口稱經略大人若果恕我一死莎羅奔願為
大人建立祠宇令喇嘛念經報答大恩世世子
孫不忘大德提督諭以我允爾轉稟經略但自
此至卡撒路遠若即從爾勒歪地方至刮耳崖
前往卡撒軍營更為捷速得食阿朗即於二十
一日早整備夫馬迎接士勝並有親近用事頭
人十名前來跪接口稱莎羅奔患病郎卡親身

迎接後見郎卡出寨跪迎言詞恭順與得食阿
朗所稟相同臣查逆酋此番乞降情狀似與從
前狡飾者不同而吳士勝所見郎卡狀貌與糧
務謝應龍所語無異將來到營自可不虞假冒
隨遣吳士勝仍往黨壩告知岳鍾琪以莎羅奔
如果親來提督即可帶至軍營俟岳鍾琪稟到
另行具奏奏入
諭曰已有旨允降班師但遵旨而行朕亦不多諭矣

丙戌

上諭内閣曰朕臨御寰區敉寧中外前因金川小醜

致煩王師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奉命遄征威

信克著朕命納降順撫振旅還朝從兹邊境乂安

釁氛永靖朕嘉績酬庸經略大學士傅恒已晉封

公爵至中外在事諸臣或馳驅遠徼宣力封疆或

夙夜在公懋襄機務宜加顯秩用奬勤勞太子太

保大學士來保著加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協辦大

學士事吏部尚書陳大受戶部尚書舒赫德太子
少保四川總督果毅公策楞太子少保陝甘總督
尹繼善俱著加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汪由敦著加
太子少師吏部尚書達爾黨阿理藩院尚書納延
泰俱著加太子少保其兵部尚書梁詩正協辦大
學士事刑部尚書阿克敦工部尚書信勇公哈達
哈並久膺委任歷著清勤亦宜一體加恩以昭風
勸梁詩正著加太子少師阿克敦哈達哈著加太

子少保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長蘆鹽政麗柱奏稱大軍凱旋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官兵糧餉等項在在需費即協撥軍餉省分歲支俸餉亦所必需請照康熙十四年之例蘆東每引增銀五分並請勅令兩淮兩廣河東浙江等省一體按引增課以濟軍需麗柱此奏殊屬猥瑣鄙陋金川用兵供億固為浩繁但國家當全盛之時無論已經允降班師即使尚在用兵

公帑所儲儘足敷數年之用不致拮据康熙十四年增加鹽課原因開創未久三孽煽動兵連數省正供缺乏不得已而為之旋即復舊今時勢懸殊豈可援以為例朕辦理庶務悉斟酌時宜一出於大公至正豈肯稍有假借乃衆人不能體會轉以其私意小見臆度覬望紛起言利豈朕而容聚歛之說得以行於今日哉昨有唐綏祖倡捐養廉之奏朕已降旨申飭今麗柱復以增課為請是羣情

之不顧大體競思懸擬此風斷不可長若不懲儆將來效尤波靡習尚日益澆漓閭閻不無驚擾麗柱著交部察議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軍營所鑄二千餘斤銅礮撤兵之後既未便委之番境而崇山峻嶺運回亦覺艱難不若鎔化銅斤載歸四川省城以供鼓鑄搭放兵餉縱少損工本而化無用為有用亦計之得者其自京運往之冲天九

節諸砲皆國家利器
皇祖時所造貯之禁中即成都亦不可存留自當從後
從容運回京師少糜脚費亦所不惜其餘砲位俱
應收貯總督衙門一切軍裝器械著交總督策楞
逐一留心撿點舒赫德因查核軍需尚駐成都著
一同商辦
丁亥
上諭內閣曰金川用兵一事今允降班師大局已定

皆由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忠誠任事有以倡率諸臣故能肅軍紀而靖邊徼迅奏膚功朕思督撫身任封疆關係綦重從前瞻對之役慶復若實心辦理金川必不敢復生反側即金川之役張廣泗若實心辦理軍務亦必不至久延乃張廣泗措置乖方有心貽誤而訥親以親信之大臣銜命前往一味倨傲偷安其於軍前實在情形及張廣泗種種劣蹟槩不據實入告伊素性刻覈遇事吹求

張廣泗之劣蹟豈誠漫無知覺葢恐張廣泗發其陰私故含忍蒙混而公事之敗壞至於不可收拾是以復蹈上年覆轍如許籌辦賴有經略大學士傅恒殫竭丹衷不辭艱瘁奏報悉歸確實行事恰合機宜賊酋聞風震懾哀籲投誠朕得以洞悉情形俯准納款決策罷兵而偕行宣力諸臣如舒赫德策楞尹繼善等咸能知所效法勇往急公固由經略大學士傅恒有以感動激發而實在諸臣職分內

應盡之事也夫撫育黎元澄清吏治綏輯邊方皆
封疆大吏專責食其祿者忠其事人人各有當盡
之職督撫受朕簡任若必待倡而後和安所得如
許公忠體國之大臣馳驅盡瘁為之標準且巳獨
非大臣乎其平日所為靖共爾位者何事如或地
方猝遇重大之事廷臣中一時不得可遣之人而
守土大員又不自知奮勉將必朕親行而後可乎
朕非忍薄視諸督撫謂皆屢復張廣泗之流而屢

復張廣泗固督撫中人且在督撫中衆所推為尚能任事之人也今見其身罹重辟則從而指摘之非議之試平心而論前此不嘗稱譽之推重之耶慶復張廣泗之在雲貴川廣陜甘頗著能名而終於敗露可見平日苟且塗飾其居心欺詐為天理之所不容必至僨事喪身無可解免此諸臣亟當猛省早圖易轍勿謂遠省之事可以藏垢匿瑕倖逃法網也至於軍旅為國家重務詰戎禁暴督撫

最當留心而軍律以賞罰明當為先鼓勵人心振作士氣全在於此有如張廣泗於馬良柱之摧鋒陷敵威著羣蠻者則揑款劾之許應虎之失機陷賊茍活幸免者則奏請令其回任其顛倒任情一至於此而贓私狼籍婪及叛番貽笑外裔更為無狀則張廣泗之立行正法而未處以凌遲重辟尚屬伊之僥倖任督撫者寧可不以是為炯戒而勉効公忠耶此番命將出師飛芻輓粟太府金錢不

無耗費然負恩誤國之人由此發露底裏朕得按法懲創中國憲以儆官邪而忠純報國者試之艱鉅驗其謀勇亦得訓導成全端表率而風有位此於世道人心深有裨益乃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非一時一事近功小效之所可同日語也惟願諸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副諄切訓誡之至意

戊子

上諭內閣曰適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據奏稱奉

到十六日諭旨敬謹遵行於本月二十九日或三月初二日星馳就道納降之事交策楞辦理如此方為明於事理能知輕重之大臣朕心深為嘉悅罷兵一事朕再四熟籌為國家遠大之長計無踰於此蓋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逆則討之順則撫之乃天朝控禦蠻方之道且地居奇險人力難施搗穴攻巢多戕物命況盡有其地既未可列為郡縣歸我幅幀則雖縶莎羅奔郎卡之頸致

之闕下不過戕二番酋何足輕重而取其地以與他番何如即撫此二酋使効順奉命朕初意猶不過乘其呼號請命因便納降不謂窮蹙若此恭順若此據經略大學士傅恒前後奏報莎羅奔郎卡屢遣親信頭人致詞獻幣稟稱果貸其死當為經略大學士建祠頂祝所約六條如不許再犯鄰封退還各土司侵地獻出馬邦兇首呈繳鎗砲送還內地民人與衆土司一體當差皆一一如命且稱

願較各土司分外出力是乃所謂革面革心而其所求望風稽顙不敢遽赴軍門者螻蟻貪生之本念耳如此而必加以誅戮豈朕覆載包容之量耶王師不戰止戈為武威既伸矣功既成矣班師振旅允合機宜息事寧人貽休奕禩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以東三省之遼遠烝徒萬騎匝月而抵西川誠昔人所云從扰席上過師者傳之史冊休有烈光今非此番辦理先聲震疊軍紀嚴明攻勦奮

勇則賊番挺其螳臂未必若是之厥角歸誠此經
略大學士傅恒之功視獻囚執馘者為尤大也前
此經略大學士傅恒屢以志期殄滅不肯遽歸為
奏朕甚為懸切目下既經翻然就道不妨宣示初
心葢子不可違父臣不可違君乃綱常之大義名
之不至勢無中立非捐軀不返則必以違旨得罪
夫以朝廷第一大臣而委命蠻荒成何國體軍前
諸大臣及將弁士卒立視大帥之冒犯鋒鏑而不

能衛尚可相率生還不懼國法卽若顧惜前勞固

執成見遷延抗旨勢不得骫法姑容夫以負恩受

戮之人尚不免為之致惜況在忠誠効力之賢臣

而以銳意立功罹於國憲朕心抑復何忍在經略

大學士傅恒身膺閫寄報國心殷固宜以敵愾為

急朕培護元臣栽成開導俾祛偏見以宏遠謨而

大學士卽能深體朕意不執成見正合眾志所云

允當則歸而調元贊化可為數十年之良佐我君

臣斯為各盡其道則金川之役雖不無勞費而朕
賞罰公明誅有罪而人知儆惕旌有功而人知勸
勉庶績由此咸熙風尚由此丕變生靈由此阜安
我大清億萬年無疆惟休豈勝慶幸著傳諭諸王
滿漢文武大臣知之
己丑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原擬本月二十
九日或三月初起程令於二十八日接提督岳
鍾琪禀稱綽斯甲從前屢遣頭人為金酋乞降

令若受降不可不令綽斯甲預聞其事因差千總馬鵬前往諭意令據馬鵬回營禀稱莎羅奔事事遵依並請提督由勒歪前赴卡撒禀懇經略允降又差一土舍同頭人得食阿朗前來迎接又求差官先往勒歪教以迎接叩見之禮提督即於二十九日由勒歪前赴卡撒臣查金川用兵以來已經二載因前人辦理不善以致糜餉老師蒙

皇上天恩命臣前往視師正在酌辦勦撫事宜復蒙
諭旨訓示以化外異類不足以煩天討惟以休兵息
民為國家之要務臣仰體
聖心商酌起行適據岳鍾琪稟報乞降情事已令總
兵冶大雄由勒歪往迎岳鍾琪若莎羅奔郎卡
親至臣營而請免死即可以受降報捷若兩酋
畏死終不敢出即允准六事聽其在河邊叩首
服罪亦可完事臣亦不虛此行現在岳鍾琪於

二十九日前來大約初二三日可到臣營臣稍待數日自可竣局若尚稽時日臣亦定於初四日起程計算三月初十以前可以抵京仰覲

天顏矣入奏

俞旨報聞

庚寅

上諭內閣曰朕前降旨將金川用兵以來在事大臣及隨營文武官弁與有勞績者交部從優議敘令

據四川總督策楞奏稱從前訥親張廣泗老師糜餉虧損軍威將弁等征戰出力之處並未存記檔案若行文各將弁查報必多揑飾徒滋冒濫朕因訥親張廣泗自經任事毫無實心其所奏報多屬虛詞是以諭令軍前確實查辦今既稱並無冊檔可稽則該部無憑置議其官弁人等優敘之處自不必行但即此而觀訥親張廣泗於有功者既漫不經心茫無記載則其所叅有罪者必顛倒任情

多屬屈抑著交該督策楞詳悉查明量予昭雪據
實奏聞請旨至陣亡將士仍遵前旨查奏交部議
卹
臣等謹按訥親張廣泗軍紀不明賞罰不當
我
皇上降旨申飭至再至三及是
念及有功員弁應與優敘而訥親張廣泗當時並不
將立功之人查記檔案其為漫不經心無以

鼓勵士氣復何所辭咎乃
皇上又念及伊等裓劾之人必多顛倒任情以致屈
抑
特命總督策楞詳查量予昭雪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豈特被屈得伸之人頂戴
高厚即有功而未邀優敘者仰見
皇恩優渥如此亦無不心悅誠服如被
恩賜矣

是日侍衛鄂實奏言臣欽奉
諭旨大兵既撤訥親不必帶至軍營著於此旨所到
之處如係府縣地方即會同地方官將訥親正
法倘無官員之處鄂實即係欽差侍衛竟行宣
旨正法事後告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尚
書舒赫德可也臣於正月二十九日行至班攔
山接奉
諭旨即會同協領法保並辦理糧務知州劉桐又適

遇領兵前鋒侍衛舒泰亦抵班擱臣即告知舒

泰等帶領滿兵於是日在該處宣

旨將訥親正法訖臣前往軍營留住一二日即遵

旨回京奏入

報聞

平定金川方畧卷二十三